

论谢伦伯格《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 的理论与思想

连志英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谢伦伯格是现代档案史上著名的档案学家,他的诸多理论、思想尤其是其著作《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中关于档案定义、档案的双重价值鉴定论及有关档案的整理等方面的理论及思想,不仅对当时的档案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对于今天电子文件时代的电子文件与档案的管理也同样具有极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关键词: 谢伦伯格;现代档案;原则;技术

谢伦伯格(T. R. Schellenberg, 1903 - 1970年)1903年2月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州的哈维县。年轻时,他曾在堪萨斯大学接受历史学教育,1930年获得硕士学位,1935年进入国家档案馆,成为当时新建立的国家档案馆的工作人员。进馆之初,谢伦伯格从事调查华盛顿各现行机关的文件。1938年被指定为国家档案馆农业档案部主任,并主持制定了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第一个《文件处置期限表》。1945~1948年,他曾离开国家档案馆到物资管理局从事文件管理工作,这段经历使他认识到管理和鉴定政府文件方面的问题,增强了他解决这一问题的决心和信心。1948年他重回国家档案馆,1950年国家档案馆分设国家档案部与文件管理部时任国家档案部主任。1954年他应邀到澳大利亚讲学半年,《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一书就是在这一讲稿的基础上写成的。之后,他还担任了国家档案馆副馆长兼国家档案部主任,并担任关于档案管理与保护问题的暑期

训练,1963年退休后他曾在一些大学讲授档案管理课程,从事了几年档案教育工作。

从谢伦伯格的生平可以看出,他首先是一位档案工作者,而后才是一位档案理论研究者。也正是由于他的这种经历,才使得他的研究理论对于当时的档案工作起到了重大的指导意义,不仅如此,在我们今天研究欧美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时还会发现,在与谢伦伯格同一时代的档案学者中,只有他的观点是富有预见性与操作性,甚至对今天的档案工作仍具有指导意义。因此,在1981年谢伦伯格去世后的第十年,《美国档案工作者》发表文章纪念这位档案学者,说谢伦伯格是档案工作的“美化者和普及者”,说他“对于真正的美国档案职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使档案工作有了尊严,为档案管理开创了新的基础”。作为现代档案管理派的开创人物,谢伦伯格的代表作《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集中地反映了50年代美国现代档案管理学派的观点,同时也正是此书

收稿日期:2001-11-10

作者简介:连志英(1976-),女,江西南城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师。

使他成为举世闻名的档案学家。

《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主要是针对1934年美国国家档案馆成立后,迅速集中了惊人数量的档案文件,并且在收藏上基本上只有反映政府活动的公共文件的情况而问世的,用谢伦伯格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取代詹金逊的《档案管理手册》,根据美国人自己的档案工作经验写书,并用这样的书指导自己的工作”,谢氏因此将此书定名为“现代档案”,其目的就是区别于中世纪以来为历史研究服务的历史档案。然而这种提法遭到古典派档案学者詹金逊的反对,他认为“档案只有老的和年轻的之分,而很难说什么是现代档案”。事实却证明谢伦伯格关于现代档案的论述是有道理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问世后被译成多种文字说明它适应了客观需求,并受到广大档案工作者的欢迎。英国当代档案学家库克,在《档案信息管理》一书中肯定了《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的重要历史意义。他评论道:“法国大革命使档案机构由封建主的武器库变为历史的实验室,而谢伦伯格等创造性提出的为现行行政当局和为公众服务的思想则标志着档案事业的历史又发展到一个新的转折点。”

《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严格地立足于美国档案工作实际,正如书中序言所说:“就是帮助别人把档案工作做得更好一些,帮助他们了解有关方面的知识,以提高档案工作者的理论与实践水平。”在这种立足现实的“实用”主义原则的指导下,谢伦伯格按照美国档案机构职权既包括档案管理又包括文件管理的现实,将全书分为导言、文件管理、档案管理三部分,并采用了比较的研究方法,从历史的角度广泛借鉴总结前人的成果,并通过对比德、英、法、美等国档案管理方法广泛比较,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理论。因此,全书在内容上具体而实用,知识性强,适应面广,从这点而言,《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是第一本系统应用比较方法研究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的著作。

谢伦伯格的《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一书最主要的贡献表现于下列三方面:首先是创造性地探讨和论述了档案的文件价值,提出并分析了档案及文件的原始价值和从属价值,特别是从属价值中的证据价值和情报价值,这就为档案文件的鉴定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谢伦伯格把

鉴定问题放进档案的定义,认为只有经过鉴定值得永久保存的文件才是档案,这充分说明了文件与档案是密切联系的两个不同概念,这种观点与古典档案学派是针锋相对的;第三个贡献是用对比方法研究了档案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关于档案整理的原则,并且通过对比得出自己精辟的结论。

本文将从三方面分析《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此书中的理论及相关的思想。

(一)

谢伦伯格在《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一书中,将档案定义为:“经鉴定值得永久保存以供查考和研究之用,业已藏入或者业已选出准备藏入某一档案机构的任何公私机构的文件。”谢伦伯格的档案定义有如下特点:

一、提出鉴定问题,以鉴定作为文件向档案转化的必经环节。这主要是针对二战以来文件数量急剧增加的现实而言的。当时如果不通过鉴定把大部分不值得保存的文件销毁,人们就会淹没在文件的汪洋大海之中,因此,为了解决这一实际问题,谢伦伯格在他的档案定义中就明确提出鉴定问题。但他的这一论点当时却受到詹金逊的严厉批评。詹金逊指出,谢伦伯格将鉴定问题引入到档案的定义中“是一个可悲的结论,会使档案大大接近于人为的汇集”,他认为档案工作者是不应该卷入鉴定过程。但实践证明,将鉴定问题引入档案定义中,不论是对当时的美国的档案工作还是对我们现在的档案工作而言,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对于当时美国的档案工作而言,摆在档案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新问题便是“如何从各式各样公私机构浩如烟海的公务文件中选择供作永久保存的档案”,而谢伦伯格档案定义的提出就为这一实际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对于我们现在的档案工作而言,实践也已经证明所有人馆保存的档案都是经过鉴定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档案。因此,将鉴定问题引入档案的定义中是十分必要也是十分正确的,它对我们今天的档案工作仍有理论指导意义。

二、提出只有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文件才能称之为档案。这就将文件与档案相区分开来,为

文件向档案的转化提供理论依据。

三、把“准备藏入某一档案机构”的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文件也称作档案。这主要是针对当时由于现代文件数量多、来源杂、产生过程无规律,使得大量档案在一定时期内不能移交进馆,但其所具有的永久保存的价值仍保证了其档案本质,因此,十分有必要明确这一部分文件的性质。

谢伦伯格这一档案定义,使文件转化为档案既实现了质的飞跃,又达到了量的控制,建立在谢伦伯格档案定义基础上的欧美国家的档案工作,档案占文件数量的比例控制在10%左右,文件的“雪崩”问题在转化为档案时得到了初步解决。

而谢伦伯格作为一名实践经验丰富的档案学理论研究者,他在提出适合美国档案工作的档案定义之后,同时指出:“档案一词显然并没有一个不可更改而必须采用的、最终的、最完备的定义。它的定义可以在不同的国家作不同的修改,以适应不同的需要。被采纳的定义都应该提供一个基础,使档案工作者能够在这个基础上有效地应付他们为之服务的政府所产生的各种材料。”基于此思路,他以荷兰、英国、意大利、德国的档案定义为例,对其定义要素进行分析,得出档案定义有实质要素和非实质要素之分:档案的形式、来源、保管场所等有形事物对档案的特性来说是非实质性的;而产生和积累材料的原因和材料所具有的保存价值才是档案定义的实质性要素。也就是说,“档案的实质特性与文件之所以形成和文件之所以保存有关”。谢伦伯格这一关于档案定义的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各国开展档案定义的研究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各国的国情不同,档案的定义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国际统一的标准定义,我们在对档案下定义时应该结合本国的国情,并能为本国的档案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二)

档案鉴定是现代档案工作的核心,在谢伦伯格之前的档案价值鉴定理论中,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德国档案学家迈斯奈尔的鉴定理论及波兰档案学者卡林斯基的“职能鉴定论”。而谢伦伯格提出的档案双重价值鉴定理论使得档案鉴定理论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成为五六十年代至今,美国

国家档案和文件管理局在进行档案鉴定时的主要依据。谢伦伯格双重价值鉴定理论是针对当时美国档案工作实践而提出的:在实行联邦制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对联邦政府的档案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早在1934年6月,国家档案馆成立之初颁布的《关于建立国家档案馆的法令》就赋予联邦政府工作者审查文件并进行处置的权力,以保护有价值的文件。在以后的数十年中,档案部门很快就成为长期用来保存或加以销毁文件的主要机关。二战期间,美国各种战时机构剧增,联邦机构产生的文件数量越来越多,国家档案馆的入馆数量猛增。面对如此众多复杂、具有时代特征的档案,国家档案馆明确提出了档案鉴定在整个档案管理工作中的地位,即档案文件的鉴定不仅将决定各种档案文件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到政府行政管理工作的效率和档案存贮设施的有效利用。从这一点出发,谢氏吸收了以波兰档案学家卡林斯基的“职能鉴定标准”和英国格里格委员会的“行政的和历史的标准”中的合理建议,并结合本国实际,提出了他的“双重价值鉴定论”：“成为公共档案的文件有两种类型的价值:对于原机构的原始价值,对于其他机构和非政府使用者的从属价值”,“原始价值即第一价值,包括文件形成机关需求的行政价值,法律价值,财务价值,科研价值;从属价值即对研究工作所具有的第二价值,包括证据价值和情报价值”。谢氏同时在书中指出:“文件原始价值的评定应由文书工作者和其他官员负主要责任,而档案工作者则应该为鉴定文件的从属价值承担最终的责任。”

谢伦伯格双重价值鉴定理论的提出进一步发展了卡林斯基的“职能鉴定论”,为海量文件的鉴定提供了方法。这种理论在当时是极富创造性的,它把鉴定的重点由销毁无用文件转移到确定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文件上。而档案鉴定人员依据这种双重价值标准的划分,主要承担了文件的从属价值的鉴定。在鉴定从属价值时,首先考虑文件的证据价值,再评估其情报价值。为此,鉴定人员建立了一套阶层式的价值判断方法:首先评估形成机关的重要性,其次在同一机关形成的文件中再考虑机关所执行的职能的性质,最后评估文件对整个社会的影响。由于采用了这一鉴定标准,美国档案工作者清楚地把“文件”和“档案”两

个概念界定在档案馆的入口处,只有具有从属价值的文件才能成为档案进入档案馆保存。

在理论上,谢伦伯格的双重价值论是运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探讨档案价值的突破点。由于30年代以来文件中心的广泛建立和文件生命周期的提出,档案学研究者越来越注重从分析文件内部矛盾运动规律着手,依据文件在不同运动阶段之间价值和作用的不同,探讨文件在存放地点和管理方式上的规律。谢伦伯格的双重价值论正是这种理论探讨的结果,其“双重”实质上就是指文件价值在不同运动阶段上表现出来的两种非同一性。

关于证据性价值的论述,则可以说是《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中的精华之精华,这一点不仅表现在谢伦伯格对证据性价值本身所作的精辟分析,更为重要的是它的提出为此后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这种远见卓识是谢伦伯格之前其他档案学家所未能做到的。谢伦伯格关于证据性价值的理论核心是:依据文件产生机构的组织和职能的重要性决定文件的证据性价值,并把它(证据价值)作为评估档案价值的首要因素。谢伦伯格因此指出:“要判断文件的证据价值,一个档案工作者应该大体上知道:1. 每一个机关在所属机构行政等级系统中的位置。2. 每个机关所执行的职能。3. 每个机关在执行一定职能时所进行的活动。”他还提到:“应该把一个机关文件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以确定文件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任何一个组合在整个文献证据系统中的意义;而不应该在单件材料的基础上或在机关内个别单位的基础上进行评价。”这就是对文件的证据性价值进行以“来源为基础的职能鉴定”。沿着谢伦伯格的观点继续发展,布里奇福特进一步明确了档案鉴定标准:“文件的鉴定最好是作为一种过程来考虑,这种过程要求广泛培养工作人员对文件系列的来源和特征进行全面分析,依次考虑文件的行政价值,管理价值和档案价值。”进入80年代,各国档案学者更加坚信档案应反映产生它们的社会,这就促使档案鉴定理论的视野更加广泛。尤其是随着电子文件时代的到来,电子文件的海量信息、文件自身的易逝性以及因技术变化而导致的经常性升级,迫使档案工作者陷于“逆流”之中,即在文件形成之前,制订

适于系统变化的鉴定规则。这就使得鉴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以职能、组织机构之间联系为基础的文件形成地点或环境的档案价值,而不是文件本身的价值。据此,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提出了“以来源为基础的结构职能”鉴定模式。德国档案鉴定专家汉斯·布姆斯也明确提出“用文件形成者职能来体现社会价值”,即档案价值取决于社会结构,通过社会职能体现出来。1989年以后,加拿大国家档案馆开始实行“新宏观鉴定接收战略”,对档案鉴定采用特里·库克的“以来源为基础的结构职能”模式,将档案鉴定方法置于一种以文件前后关系为基础,以来源为中心的框架之中,而不是置于以内容为基础的历史文献框架之中。虽然档案鉴定理论与标准随着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我们在这之中仍能看到谢伦伯格的“以来源为基础的职能鉴定”的光芒。只是由于时代所限,谢伦伯格未能将鉴定视野扩大到整个社会,而是着眼于反映政府机关的活动历史。但是,正如谢伦伯格在评价各国鉴定标准异同时所说:“这些标准通常仅仅是一般性的原则,永远不可能非常细致、确切,因而永远不应该看作是绝对的、最终的。”同样,在科技高速发展和档案工作不断完善的今天,对于谢伦伯格的价值鉴定论我们也应该从历史的角度去客观地评价它。

(三)

关于全宗内档案的整理,谢伦伯格提出了以下论点:

1. “一般说来,因含有关于组织和职能的证据价值而保存的现代档案应当保持其产生、保存和赋予的顺序。”

2. 通常,对于仅仅由于其情报性内容而需要保存的现代文件来说,什么样的顺序能够最好地满足学者和政府官员的需要,就应保持什么样的顺序。”

谢伦伯格上述论点在当时是比较科学,比较切合实际的。当时所谓的“现代档案”是“政府机关活动的副产品”,“它们以从政府活动中有机形成的材料整体的形式出现”,而且当时政府机构的设置职能分工都比较简单,档案载体单一,数量

较少,谢伦伯格便从价值的角度把现代档案分为两类:一是具有证据性价值;另一类具有情报性价值。在此基础上,他有针对性地分门别类地提出了上述论点,在当时美国的档案工作中,就是按照谢伦伯格上述的原则对全宗内的档案进行整理的。40多年后的今天,社会结构、社会职能分工日趋复杂,档案工作的情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档案形成机构、档案的载体形式、社会对档案的需求等各方面的情况日趋复杂,档案的价值也呈现出多元化,现在的档案根本不可能像谢伦伯格那样按价值简单地分为两类了,因而也就不可能在档案实体整理中那么简单地针对不同类型的档案运用不同的原则,但是档案工作中的一些实质性的、指导性的理论和原则却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这些理论、原则外在的具体的形式。正如来源原则一样,传统的来源原则与现在的新来源原则,它们的实质就是历史主义,所不同的是它们外在的表现形式——对来源范围的界定。全宗内档案的整理原则也是如此,我们可以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档案实际工作中具体运用的理论和原则进行分析,来发现档案工作中共同的、实质性的、指导性的理论和原则。

首先来分析谢伦伯格关于全宗内档案的整理原则之一:“保持其(档案)产生、保存和积累机关赋予的顺序。”这是针对具有证据性价值的档案而言的,这些档案是“关于产生它的那个政府机关机构组织和职能运行的证据”。这个原则类似于我国“尊重原有的整理基础”的原则,该原则的目的是:通过保持原有的整理顺序以维护档案之间的历史联系,以反映档案形成机关的历史状况。当时该原则受到瑞典档案学者韦布尔的严厉责难,他认为:“……只要能够作到,就应在全宗或档案组合内按照问题对文件进行分类。”谢伦伯格却在结合当时档案工作中的一些实际做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在原来顺序无法确定或显然不好的情况下,可以作为例外,不遵守按原来顺序保存文件的原则。”这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韦布尔的观点,但又比韦布尔的观点更为全面、科学,也更切合实际,因为韦布尔认为若按问题对全宗内的文件进行分类,就能够“尽可能迅速而准确地回答官方和非官方研究者提出的问题。”这只是韦布尔的理想,事实上要能够尽可能迅速准确

地提供档案利用服务,不是靠某种具体的分类方法就可以得以实现的,而档案工作的目的却始终是要维护档案的历史凭证价值,以反映其形成时代、形成机关的历史状况,全方位地满足需求。因此,整理档案时,保持其原有的顺序是首要的。但在实际工作中,有时却需对全宗内的档案进行重新整理,谢伦伯格就是在对当时的实际工作进行分析之后,把不遵守按原来的顺序保存文件的原则作为例外提出,并限定了适用范围,即“在原来的顺序无法确认或显然不好的情况下”。因此,谢伦伯格的观点在当时是更为全面、科学,也更切合实际的。就是在档案工作实际已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他的观点仍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与今天一些档案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今天档案界提出的档案整理的历史主义原则和逻辑主义原则,就是在对以往档案工作中具体运用的整理方法进行归纳、总结、抽象、概括后得出的具有指导性的原则。在实际工作中,档案的整理大部分是遵从历史主义原则,但也有遵从逻辑主义原则的例外,如某一建筑全宗内按水、暖、电分类,这就是一种逻辑主义的方法,而且经实践证明是一种十分合理、十分有效的方法。因此,许多档案学者认为在档案的整理中,历史主义占主导地位,但逻辑主义也是能够且必须加以有效运用的。这种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同。40多年前谢伦伯格提出的“保持原来的顺序原则”体现了历史主义的思想,而“可以作为例外,不遵守按原来顺序保存文件的原则”与今天逻辑主义的思想是相一致的。因此谢伦伯格关于全宗内档案的整理的原则与现在档案学界关于档案整理的历史主义和逻辑主义原则的关系及运用的论述是相一致的。

谢伦伯格关于全宗内档案的整理原则之二,是针对具有情报性价值的档案,这些档案是指“公共文件内关于与政府机关有关的个人、法人团体、问题和情况等的情报资料”。谢伦伯格认为:“这些文件只应从便于学者和科学利用的观点来整理,而无须考虑其在机关内是如何整理的。”“什么样的顺序能够最好地满足学者和政府官员的需要,就应保持什么样的顺序。”这种原则也是逻辑主义原则在当时档案整理中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又进一步说明了在档案实体管理中逻

辑主义原则的运用问题。

综上所述,40年前谢伦伯格提出的关于全宗内档案的整理的原则与今天档案界关于档案整理

的原则从本质上、思想上来说是一致的,这也是谢伦伯格之所以能成为一名卓越的档案学家的又一原因。

参考文献:

- [1] 于力. 中外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的历史比较[J]. 档案学通讯,1997(4).
- [2] 刘越男. 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的鉴定工作[J]. 档案与建设,1998(12).
- [3] 黄坤坊,詹金逊与谢伦伯格的比较[J]. 档案学通讯,1989(5).
- [4] 于丽娟. 全宗原则,来源原则及其有关问题[J]. 档案学通讯,1997(6).
- [5] 邓绍兴,和宝荣. 档案管理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Ideas and Theories of *Modern Archives: Principles & Techniques* by T. R. Shellenberg

LIAN Zhiying

(Humanities College, Shanghai Teacher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 R. Shellenberg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archivists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archives. Many of his theories and thoughts, especially those concerning the definition, the appraisal of double value, and proper arrangement of archives presented in his *Modern Archives: Principles & Techniques*, not only possessed great value, providing guidance to the management of archives in his times, but also are of immense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oday's management of electronic documents and archives.

Key words: T. R. Shellenberg, modern archives, principles, techniques

(责任编辑:吴晓明)